

胡廷楣 著

名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

名

胡延楣 著

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局/胡廷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9. 1

ISBN 978-7-5321-3400-7

I. 名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12636 号

责任编辑: 陈先法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名 局

胡廷楣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235,000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400-7/I · 2585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上 篇.....	1
中 篇.....	137
下 篇.....	285
尾 声.....	377

上 篇

有一天，中国棋院的官员华伟荣找到上海体育俱乐部教练夏之百五段，说是专家在编撰中国围棋史，正要收集古今名局。

听说国手商冠三九段少年下乡的时候，曾经和夏之百在北大荒尾山农场下过一局棋，很是受到推崇。商冠三把下棋的过程一枝一叶全部说得详详细细，倒是棋谱已经记不得了。就问问，夏之百是不是还能将棋子回忆起来。

夏之百就说，小时候的事情，哪里还记得。

这么一说，他就像商冠三一样，把那天的一枝一叶全都回忆起来了。

那一年正是三夏大忙时，他正收工回来，汗流如浆，进了大院子，正好一脚要迈进宿舍的门。

他听到有人用道地的京片子喊他：“老夏，你不就是夏之百吗？”

每一栋宿舍都是中间开门，左右都有长达三十米的两趟对面炕。窗很小，又全被知青的箱子围着了，从外面走进乌洞洞的宿舍，眼前就会黑一会儿。夏之百就在黑暗之中感觉到一个五短身材的青年人正在面前，两个眼镜片子在反光。

这就看到圆圆的像皮球一样的脸上，戴着一副很旧的眼镜，眼镜可能掉到过地上，镜片灰蒙蒙的，眼镜脚的断处用橡皮膏粘了。他穿着一件正宗的军衣，可是又脏又破，像是在来路上被人推倒打过。夏之百一时没有认出人家来，就站着微笑。
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商冠三。北京的，那年全国少年围棋赛，你是少年组的冠军，我才九岁，获得儿童组的冠军。”

“啊，是的是的，发奖的还是陈毅元帅，陈毅还摸了摸你的头。哦，你后来说，陈老总家里你都去过呢，你和陈老总下过棋呢，你还

胜过陈老总呢。”

他们见面便是为了下棋。有人就可怜商冠三了，说是已经像一个叫化子，落拓无比，还要想着来下棋。

夏之百和商冠三彼此心照不宣：那时那地，少年棋手对于围棋的孤独寂寞，只有遇到另外一个知青高手才能化解。他便取出了棋子。

尾山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。大门口矗立的高高的岗楼没有推倒，围着四栋土房的半米厚的土坯院墙还在，只是阴森的大门和铁丝网已经拆除。知青们看着那些劳改犯四人一排站在卡车上，穿着灰色的衣服，低着头，在解放军严厉的口令和乌油油的枪口下全部撤出。知青们就蜂拥而入占领了那个大院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劳改局就真正变成了农场局。

不过，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通讯番号：四一八信箱。

翻译过来就是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德都县尾山农场。

他们下棋的地方称为“威虎厅”，那也就是他所在的宿舍，原先大多是劳改犯的监房。传说，座山雕被毙了，牡丹江威虎山上老八老九，被杨子荣和战友抓住了，判了刑，就在四一八信箱关过，那就都叫“威虎厅”了。

落下第一颗子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。有人用脸盆装了馒头和菜汤来。他们这个威虎厅里，有六个自然形成的“伙食团”。夏之百他们这个伙食团，就在面盆里洒了包鲜辣味粉，又掰开一小片固体酱油，倒一点开水，在搪瓷杯子里化开了，倒在汤里。为了商冠三是客人，还特地在汤里放上了两调羹的猪油。

等两朵猪油袅娜地在汤中化成了亮亮的一片，有个绰号叫唐老鸭的知青拿出一把“强盗调羹”，就是把钢精的调羹自钻了四个或者六个洞的那种。他将强盗调羹在汤中一舀，漏走了汤，就留下了菜，这样舀了三次，菜多汤少的搪瓷杯就放在两个下棋少年面前了。他们一人拿着一个黑黑的馒头啃着，眼睛看着棋盘，手中有一

勺没一勺，在搪瓷杯里舀着。

“对不起，真不知道你会来。我们伙食团最后一瓶猪肉辣酱几天前就吃完了，现在食堂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”

唐老鸭就插话：“农忙的菜谱很像是猢猻出把戏时敲的锣：汤、菜，汤、菜，汤、菜……中午才有菜。”

夏之百就说：“农闲时，汤多菜少，经常像京剧的伴奏，汤、汤、汤、汤、汤、汤，菜……”

商冠三便哈哈大笑，说他们那里也是这样，彼此彼此，全是汤。他就念着：

早上喝汤迎朝阳，

中午喝汤照脸庞，

晚上喝汤想爹娘，

猴子敲锣汤汤汤。

人们一阵哄笑，就看他们下棋。

棋盘是夏之百的老师做的，可以折叠。棋子却是最便宜的玻璃子，像馒头一样凸起，亮度不足的电灯泡一照就贼亮。

夏之百这个高中生是一个书呆子，除了下地，老是捧了一本书坐在炕头上。分场犄角旮旯能找到的所有的书他全部看了，包括马列六本书、毛选雄文四卷、《古文观止》，一直到《兽医学》和《小麦育种知识》。他也卖力干活。做一个大田统计，就拿了鸡毛当令箭，谁要偷懒几乎不可通融。其实，他也不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，也不是什么五好战士、农场标兵。他的模样就是一个书呆子，最一般的琇琅架眼镜，身体发育带着三年自然灾害的遗迹，骨骼粗大肌肉很精。他一般穿一件旧军装，很少在别人面前赤身裸体，他的脸和双手就黑得如炭一样，而牙齿和没有被太阳晒过的皮肤就白得透明。

谁都不知道夏之百会下棋，他从来不看棋书，宿舍里别人下棋

的时候，他从来目不斜视地走过。夏之百虽然平素待人平和，可是在围棋上确实固执得很。现在同一宿舍的人才明白，就像武林高手绝不会对如李逵之类草寇那样的对手随便出招，他不下棋是一种彻底的轻视，是一种鹤立鸡群的骄傲。就不免有一些沮丧：农场里一万五千人，没有谁不被他看成是臭棋篓子的。

咬着馒头嗤嗤在茶缸里喝汤的弟兄们把两个人围得密不通风。大宿舍里，原本就黑暗潮湿，人一多，不健康的气味全部活泛起来了，连带人们身上的汗酸馊味，沅濯一气，物理效应累积，便发生了化学反应，一个个都忍受不了。

“这棋下得这样慢，他们的脑子都冰住了吗？我们老早下掉三盘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以想的？打过去不是就赢了吗？”

有人便伸出手来要动子。商冠三也不恼，看那只手摆了子，只是稍稍在棋盘上演示了几步，然后用眼睛瞟那人一眼。所有的人便黯然失色，知道了和他们两人的境界差得太远。他们再看一会儿棋，竟然觉得是在看一部天书呢。有人先抽身出去，接着就一哄而散，洗洗睡了，鼾声震天。

夏之百就说，我们到外面去下。

这两个人就在夕阳之中下棋。

到底在北大荒很少有这样下棋的机会，他们很用心思。每下一着都有过千百番的构思，彼此全部能感觉到。商冠三不过抽了两三支烟，天就微微暗了。五大莲池中生起白色的暮霭，在黑色的土地上袅袅游荡。院子里原先的狱灯早就被知识青年用弹弓打灭了，棋盘上的格子模糊不清。他们似乎本来并不需要棋盘，有一个棋盘，也只是一种习惯，他们就继续把棋子放在他们感觉到的格子里。

夕阳将亮亮的光线收去，黑土地上就只有余晖了，一种嚤嚤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泡子边上的树林子里生出了无数小咬，一团一团，百团千团，如青烟一样包围着他们两个。先是用手当扇子去

挥,小咬不走,他们就噼噼啪啪打着,脸上腻腻的,都是小咬的尸体。就在呼吸的时候他们把小咬吸进了鼻孔,粘在鼻腔里,不由闻到了一股腥气,他们都打了若干个严厉的喷嚏。夏之百就回到宿舍,拖了两件破旧的军衣出来,两人包住了头,只露出两只眼睛,两手还不住在脸前面挥着。远看过去,那是两个面对面的麦草个子。

他们都没有手表,夏天北大荒黑尽的时候,已经九点半了,棋才刚刚开始中盘。

他们用嘴报棋子下了几着,不用棋盘,终究是味道寡淡。便走进屋子,在那排成两行的头颅间,找了中断的空档,可以放两个身躯的地方,和衣躺下就睡死过去了。

天微微亮的时候,夏之百被人推醒,一看是商冠三。

这时候刚刚两点。他们也不说话,互相点点头,就又到了外面,盘腿坐在地上,铺开了棋盘,将昨天的棋局复在了棋盘上。他们其实是在潮润的雾中下棋,棋子上一会儿就聚了露珠。他们再下了二十余着,宿舍门口就有人走路,茅厕里就有人小便的声响。三点半时,中盘激战正酣,尖利的哨音便响起来,他们只得恋恋不舍停住了手。

弥漫在五大莲池上的雾气被风鼓荡,东南坡势平缓的尾山上有了了一抹红色。从紫色的云层中渗出的阳光用一种响亮的穿透照耀到了棋盘上,风也把灰红色的雾气穿破了,从他们身边水流一样潜去了。

这是不分伯仲的一局,他们两个人还有千百计谋、万千手段没有使出来。不料只有下了五十五手就中止了。

不舍地看了棋盘很久,夏之百说,一个连队不能没有统计,我要去干活了。他就念:

早上三点半,
地里三顿饭,
晚上看不见。

又念：

革命加拼命，

要粮不要命。

商冠三就说：“这口号黑河地区都一样。我就不打扰了。昨天是偷着跑出来的，棋总算下过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片刻，夏之百就是一副下地的打扮，他的肩上扛着量弓子、作标志用的方形小旗，还有一把两角磨得尖尖的亮亮的锄头。

知青连长起了一个头，一字长蛇的队伍就唱起了歌：

高举红旗迎朝阳，

燕山儿女志如钢，

学大寨，赶昔阳，

紧跟着毛主席奔向前方……

商冠三跟着走了几步，说：“你们农场还有下棋的人吗？”

夏之百说：“上海人我知道，玩玩的不少，能下的大概没有。哈尔滨的应该没有，天津的不知道，大约没有。昨天是下的第一盘棋。”

“我也是，我的棋子都被人打架的时候扔散了。可惜，那都是老云子啊！再说，这北大荒满世界哪里找得到你这样的好对手？你的棋真好，像极了桥本宇太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华丽。下了棋，我真是喜欢不尽，也算过了回瘾。”

“你的布局才好呢，味道是说不出的大气，很有吴清源的风度。下棋的时候就有一点羡慕。”

夏之百这样说，忽然就笑了：“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厚颜无耻啊？”

“无耻好，无耻好。”商冠三说，“那样咱们俩互相是知音了。”

一起下棋如何？”

“如果农场局组织，我就出来。如果自己出来下棋，总是不好吧。我们毕竟是来接受再教育。”

商冠三就笑了起来：“你们上海人啊，你们上海人啊……你们高中生啊，你们高中生啊……”

夏之百他们被叫做“六八届高中”。他们念了一年高中，也算搞了三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最后上山下乡。商冠三被叫成“六八届初中”的，他们更年轻，读了一年初中，然后跟着闹革命，跟着下乡。却不料，初中的商冠三竟然笑话了高中的夏之百。

“你回农场，你们的指导员不要说你吗？”

“无所谓。说也说过了，批评也批评过了。我又没有犯法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下一盘棋，总不至于关小号吧？”

远远的，一辆大罗马蹦蹦车过来了。那种红色的、后轮有一人多高的轮式拖拉机是那个年代的宠儿。商冠三招手，那辆车拖着车斗，七歪八斜地走着S，就是不肯停下来。商冠三就等在路边，等车到了之后，就对夏之百说：“你托我一把。”夏之百一托，商冠三就跳了上去，坐在车斗高高的煤堆上。司机立刻把车停了，从座位上下来，指着商冠三要他下去。他就是不下，司机跳上车斗，用拳头死命捶着商冠三，商冠三的双手扒住车帮，打死也不松开。

夏之百忙转圈向周围人讨了一把香烟，跑着上去，递给司机，司机这才狠狠地唾了一口，复又回到驾驶座上。司机们平时在家抽自己种自己卷的蛤蟆烟，外出抽一毛五的握手牌，见到两毛四一包的葡萄烟就高兴了。况且在十来支葡萄烟中还夹有两支带有贵族气质的牡丹烟，就更有一点欢喜。他叼上了烟，随口就说：“抽烟要抽牡丹中华，别抽那老葡萄烟，嗝拉一声没了大半截。”

商冠三用袖子擦干净嘴角上的血污，从煤堆里找到眼镜，眼镜腿又断了一回。司机就对他说，不要坐在煤堆尖上啊，小心一点，把着前杠。商冠三看司机的脸和缓了，就放了心。把眼镜小心地插进军便装的胸袋里，便又跳下了车斗，郑重对夏之百说：“这棋

下得很紧，好棋啊！听说农场局要开知青运动会了，围棋比赛我们就是冠亚军，在决赛的时候把棋子下完如何？”说完连忙爬上了车斗，向夏之百抱拳作揖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商冠三的背影远去，远到了在公路和天际交界的地方，一个点。

夏天的早饭是六点在在地里开的，夏之百才想起商冠三这一饿，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东西填补下去，尾山去商冠三的农场小二百里，天知道商冠三还要被人从蹦蹦车上推下来几次！于是眼睛就有一点潮润了。就感到是欠下了商冠三一份人情。就越发盼望有机会将棋子下完。

这是一九七一年的事情，夏之百那年二十二岁。商冠三十九岁。其实夏之百已经四五年没有正经下棋了。一旦文革，夏之百那个年龄，禁不住红色的诱惑，生怕自己在政治上落后。一九六六年起就将下棋这回事放下了。

晚上收工回来，唐老鸭就对夏之百说：“你的棋下得太好了，当然我没有看懂，可是你们下棋的样子我知道，只有下得很好的人才这样下棋。我今天才晓得，三分场的眯眼，七分场的排门板，看看他们在农场运动会上下棋获得冠军亚军，到底还不如你。”

夏之百忙低声说，你不要瞎讲。

唐老鸭就说：“谁瞎讲了？他们最多是学校级的，你是中国级的，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，你是真人不露罢了。你不如和那个商什么的家伙一起下棋去算了，这里的地有什么留恋的？”

夏之百就留心四面看了周围人一圈，低声又说：“你不要瞎讲。”

可是商冠三来下了这样半局棋，在他，就像一个和食物隔绝太久失去饥饿感的人，突然遇到了第一个窝头一样。下棋的想法就像饥饿一样经常会来袭击他。正是年轻的时候，做活又发狠，有时

在地里干活,吃多少都会饿,只要胃部有着那种感觉,他的大脑就会出现黑子白子和棋局的片段,有时候他担心会把这一盘棋子忘记,就一再在脑子里复盘,一直走到第五十五手。有时忘记了几手,就很沮丧,就想商冠三一定会嘲笑自己。不料在一次下地的时候竟然想起来了,就到处找人借张纸,有人把一个迎春香烟的壳子给了他,他竟然在地头记下了所有五十五手,还拍拍手说,这就好了,不会忘记了。

他就想,反正只要麦子割完,他就可以在地区运动会上和商冠三把那盘棋下完。

有好事者将夏之百的棋艺渲染给了农场政治部主任听,主任就打电话将那些分场棋王喊到了总场,试了一试,夏之百果然了得,三分场的眯眼,七分场的排门板,都不是对手,都只下了半个小时就抵挡不住了。主任就报上了他的名字。

夏之百于是就非常盼望运动会。想想商冠三那时称赞自己的华丽棋风。眼里在看马列的书,不免会想到拿着的就是一本棋谱。也是很早就下过童子功,这才有了底子。也不免会回想起自己的老师,那时他就是很看好夏之百的。

夏之百的教练是一个深度近视眼,眼镜比酒瓶的底还厚。他最拿手的功夫就是将名局讲得滚瓜烂熟,他让夏之百等人每天摆谱。那是一种沉重的修炼,在棋盘上绝对没有死记硬背的事情。能够一子不错将名局摆出来的,一定是能将名局理解了,消化了。因此,教练只要站在夏之百的背后,看他如何摆棋,在哪里迟疑了,在哪里犹豫了,又看夏之百如何将大师下的名局一次一次重新研讨,探讨在何处,是不是对路。就知道夏之百是一个可以成大器的学生,不免就经常在夏之百的背后附下身,将眼睛贴着棋盘,移动数枚棋子,将头抬起,用眼睛贴着夏之百的眼睛看,脸上有一种古怪的神情。那就算是出了题目,让夏之百回答。夏之百也就不作声,想了又想,将子落在棋盘上。有时没有把握,就不免将自己的头往后仰几分,躲开教练的眼睛,脸上有着怯怯的神色。不料教

练的脸就继续紧贴夏之百，隔着厚厚的镜片，眼睛对着眼睛，捉住夏之百的手，在棋盘上摆棋。摆了棋，教练还要用苏州话说：“名局到底不一样，有味道的，阿是？”

然后就无比想象地说：“他们下棋，就是把棋下到了天上。棋盘是天一样的大。”

夏之百就询问教练，为什么如天一样大。教练就说这个事情是要悟的，没有答案。

在同年龄的棋手中，夏之百是最早接触日本现代围棋的，他通过教练，受到了岛村俊广、桥本宇太郎、吴清源、藤泽秀行的间接熏陶。教练经常挂号从日本购买最新的围棋杂志，专门找到那些最好的对局。又将家里收藏的古谱，拿去俱乐部研究。学生下棋的时候，他就专注看谱。读范西屏和施襄夏的《当湖十局》，额头几乎都碰到了书页，看到入神处，啧啧称赞。然后再用制图的花纹板，在空白的格子上画圈，那时候没有复印机，还不知道有电脑这一回事。教练就用圆珠笔，下面放了四张复写纸，亲自誊写。因为夏之百是他的得意门生，教练就将最下面的一张，复写得最淡的给他。让他在上课的时候，自己将不清楚的地方一一补齐。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照顾。更多的照顾是，夏之百和人家下完棋，教练都要和他长时间的复盘，只要他下出一手好棋，教练就喜不自胜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有点味道，有点味道。”

教练一共复写了五十三盘棋。夏之百的妈妈将这些棋谱用纳鞋底的手艺钉成了一本棋谱。

夏之百下乡的时候，已经文革三年了，夏之百觉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人生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没有将那本复写的棋谱带上。不料教练亲自来家里送行，老师的眼神有一些陌生，因为夏之百已经披着那件厚重的绿色棉军装。教练专门给了他一份自己做的折叠棋盘。非常的精致，糨糊是糯米粉调的，牛皮纸糊的面，炭黑墨水用鸭嘴笔画的线。粗细格局全是最正规的。他犹豫犹豫地说，这是宫里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一直随身带着的式样，

太后游园,在哪里想下棋了,小太监将棋子棋盘拿出来就是。忽然想到现在文革了,说这样的话不合适,就又说,小夏是一个革命好青年,下乡是去接受再教育。可是如果有机会,下棋也是可以在革命之余调养调养心情的。那盒棋子,还是最后老师替他放进行李中的。

教练走的时候,就有一些黯然,从背影看,还有一个类似的抹泪的动作。

夏之百可惜那时候,听不进去老师的话,他满心思是革命,建设边疆,还有解放全人类。下棋是不需要的。现在和商冠三下了半盘棋子,就觉出了对围棋的留恋,就感到自己离开上海的时候太不懂事,才知道教练如何爱惜自己的才华,自己却不知道自我爱惜,就轻易放弃了。又回想,教练是一个矮个子,有七分驼背,平顶头,还留着胡子,穿着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走路迈八字,很像是前清的秀才。那时的教练都是业余的,中国也没有确定段位。其实他的职业是一个中医,古文和日文都很好,夏之百就一次次回想,自己如何渐渐被教练同化,就觉得教练宣扬的有味道的棋子很美丽。那时日复一日的痴迷,也就变成自己的棋风了。再想教练,似乎那种板板六十四的作派,就成为古典的儒雅。

如今,他的棋风被人看懂了明白了,下棋的愿望就被勾引起来了。他简直有不吃不喝去和商冠三三面对面下上一年半载的想法。

低头干活累了,不免抬头望着天空。他忽然就想到了教练说的,棋盘是“天一样大的”。只觉得北大荒的天空无边湛蓝,美丽得很。原来大也是可以欣赏的。又仔细看变幻莫测的云彩,看得眼睛痛的时候,就看出了各种形体,有龙凤,有虎狼。有时看出来人形。看出文字,他还经常看到棋局在天上。忽然也有所悟。只是捉摸不透,这样广阔的天空,棋子可以下到哪里?于是低下头来,边干活边挂念那盘现实的棋子了。

可惜,这注定是一盘多灾多难的棋。夏之百听到了辗转传来的消息,因为商冠三表现不好,干活吊儿郎当,经常泡病号,棋下得